



DONG FANG XUE SHU GAI GUAN

东方学术概观

梁漱溟

LIANG SHU MI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DONG FANG XUE SHU GAI GUAN

东方学术概观

梁漱溟

LIANG SHU M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学术概观 / 梁漱溟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7

(北斗丛书)

ISBN 978-7-5399-2923-1

I.东… II.梁… III.①儒家-研究②道家-研究③佛
教-研究 IV.B22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1180号

书 名 东方学术概观

著 者 梁漱溟

责任编辑 孙金荣

责任校对 南门雪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毫米 1/16

字 数 140千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923-1

定 价 17.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东方学术概观·····	(1)
附：东方学术概观(未及完成之昔年旧稿)·····	(49)
儒佛异同论·····	(84)
孔学绎旨·····	(104)
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	(107)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108)
佛法大意·····	(157)
佛法与世间·····	(160)
吕著《佛法与世间》(讲稿)摘要与按语·····	(162)
何谓出世·····	(165)
印度佛教与流传到外国的佛教之不同·····	(167)
编后记·····	(170)

东方学术概观

《东方学术概观》初草约两万字，着笔大约在十数年乃至二十年前。今从筐中检出审视，觉其文笔软弱无力，盖亦识力不足之征。1975年《人心与人生》一书写出后，决计从新改作。在《人心与人生》第十三章既提出有“东西学术分途之说”，今作即根据之，分就东方三家——儒家、道家、佛家——之学各有所阐述，力求简明切当，有助于后之学者识得其途径而止，实以自己学识浅薄，所能为者亦止于如此也。

1975年7月漱溟记

第一章 绪 论

学术出自人类的智慧而育成于社会交流之上。所谓人类智慧者非他，人心内蕴之自觉是已。凡用心在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者运用感官探索之时，必留有印象于衷怀自觉中，先后多次较量，乃悟得其相关规律，从而步步深入焉。然一人经验有限，更

赖彼此交流，先后传递修正，由小道而蔚成大观。总之，从乎自觉便有一切创造进步，没有自觉——自觉昏昧疏失——则一切忽略过去，一事无成。

尝见杂技团演走钢丝者，钢丝既细且圆柔游荡，而演者步履其上，往返周旋如履平地，时而纵身一跃再跃，时而变换身姿，百无一失。此固久练习熟所致，然试问其初练时所以能求得其平衡之维持者，非从双脚末梢神经到大脑中枢，从大脑中枢到神经末梢，在每一动作细微感受上如是稳贴，如是不稳贴，自己摸索之揣量之，经过多次体验矫正而后得之乎？其间固赖有师傅指教，然自己不操练则师傅所指点，又如何懂得？一切窍要隐默地蓄在自心，除一同练习之伙伴彼此可互相印证外，无可语人。从初学到功夫成熟，全身各个环节都在参预其事，而一切一切要在此心自觉中。难道不是吗？

上举走钢丝之例，从乎东西学术分途之论，其运用人心的自觉性能而发挥之，颇与中土道家致力在身内体认者为近，而与西洋科学家考察外在事物者不同路。此在学术分类上应属艺术一方面，归入第三类（后详）。

言乎学术所由产生以至其发展流播广远，似端在其应付人类生活需要；即是说：人生有什么问题便产生什么学术。然切莫狭隘来看需要。人类走理智生活之路，在知行关系上，生命之所着重即从行而移于知。为知而求知，不必为其有何用处，虽然到后来总是大有用处的。西洋科学发达正在此。反之，中国人

务实用,科学就萎枯了。^①

人类求生存有资于身外之物,头脑心思一般地总是向外用去,解决其生活所需物资问题。此问题我说为人生第一问题。

第一问题者,人对物的问题也。人的头脑心思为此而用,则其势所产生而发达的学术主要便在此一方面,近代西洋是其显例。在第一问题之下,从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着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阐说的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端在分工,是有阶级分化,而终归于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生活便从第一问题转入性质不同的第二问题。第二问题者,人对人的问题也。此时信如恩格斯所说,人类乃始脱离动物界而为自然界真正的自觉的主宰;而其主要问题却转在人与人如何得以和衷共济,彼此无忤。一向多为对外物的认识利用的学术,却疏忽于认识人类自己者,将不能不反躬以求体认此身此心而得其善自调理涵养之道。学术界风尚将一变,而学术途径别辟,无可疑也。

在第二问题愈来愈得到解决之下,人类生活自将大不同于今天纷争斗殴的世界,殆吾古人所称大同之世、太平之世者。然其生活境界遂为优美尽善矣乎?否,不然!正在如此生活中,客

^① 西洋科学家有冷静地专于求知之精神,而中国人夙缺乏之。譬如《墨子》书中存有极难懂的文字四篇,渐渐发现是有关逻辑学、力学、光学等学术的,从而可见科学在古中国的萌茁而后来丧失不传。唐代输入了印度因明学,千余年来为人所冷遇。其后西洋的《辩学启蒙》译过来,数百年亦不见反应。几何学为有关形体的知识,不那样抽象,还引起一些反应,有如杜知耕《几何论约》、李子金《几何易简集》、方中通《几何约》等等著作。最可注意者即在其并不能向着抽象思路发展去,却从实用立场加以删繁撮要。今日新中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科技方面追赶西洋,仍急求现实效用而视理论研究为后图,似乎古风尚未见改。

观条件更无任何问题存在，人们乃始于烦恼在自身，初不在外，大有觉悟认识，而求解脱此生来不自由之生命焉。人生从第二问题于是转入第三问题，而出世之学将为人所讲求，又无可疑也。

人生问题在转变，心思集中的对象在转变，则学术内容和途径必且随之以变。在第一问题之下，人类将成就其第一期的学术文化，在第二问题之下，人类将成就其第二期的学术文化，在第三问题之下，人类将成就其第三期的学术文化。

然而性质上属于第二期的儒家之学，性质上属于第三期的佛家之学，性质上介于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的中国道家之学和印度的瑜伽学，却远在古中国古印度分别出现了。我故五十多年来提出并坚持中国印度各为人类文化早熟之说。

当前世界大势盖临于人生第一问题下成就其第一期学术文化之末期，虽学术思想转变在望，犹且有待于形势之变。往昔中国文化造就过早地倾向于第二期生活，乃大大缺略于第一期之所应有。百多年来既迫于环境大势，不能不崇尚西学。在摹仿外国大学教育中，东方三家之学各作为一种哲学来讲，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吾今为此书，诚有所不容己。

哲学在古希腊所谓爱智之学，综合万象，冥想深思，时或益人神智，是其可贵之一面。然不过萦回于头脑，出入乎口耳之间，盖不越乎佛家所讥为戏论者。哲学是在第一问题下西方人从古便习于向外看世界而产生出来的。就外在之一事一物冷静地观察之测验之，是可以踏实深入步步前进，成就出各门科学的。然就宇宙万象综合而设想，则亦只在设想中思索而已，无把

捉测验之可施。于是所谓哲学者落于人各持一说有必然矣。在第一期文化中学术的内容和途径,其长短得失只能如此,不足怪也。

学术原是吾人赖以解决问题的,就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学术,而不同的学术则走着不同的途径,各有其不同的治学方法。人类文化转入第二期,问题既从人对物者转移在人对人,首先得要认真认识人类自己——在自家生活上体认生命——则一向两眼向外冷静地观测一事一物的科学方法固不适用,广泛地设想宇宙之大的那些哲学思维亦岂适合?苟不切己反省,时时改过自新,从自己再体察人情来解决社会问题,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此就儒家修身之学而言,其它两家亦可借以推见其概(容后详之)。总之,此三家者,其切切实实解决问题同于科学家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而不同于哲学家之空想一番。

此三家者非不各有其哲学也,但其哲学要不过从其功夫实践中所得之副产物,大不同乎西方人之为哲学而哲学耳。人莫不有其人生观,三家之学原各起自其起初的人生观,及其深造于学,还以成功其最后之人生观,凡此者固不妨皆称之为哲学。

所亟当注意者,乃在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求学动机不相同,则其为学所从入手及其途径便混同不得。在第一问题下为外在事物的观察测验,自宜以冷静地客观出之。第二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之来,却必反躬自省,勤求己过,不能两眼向外看。当此时也,人生向上之志不立,儒家之学即无人手处。同样地佛家出世之学来自第三问题,不发悲愿(悲悯众生,悲悯自己)便一切落于空谈,难有戒定慧的入手处。

当今之世方在人生第一问题向第二问题转进间，第一期的学术文化势力犹在，其以哲学看待东方各家之学亦固其所。但第二期学术文化的时运已有所接近，道家之学渐引起注意，容后详之。

第二章 儒者孔门之学

孔子特被尊崇，奉为儒家宗主先师，乃后世渐渐演进之事。当初所谓儒，并不代表一学派，而是往古社会内少数通习文字有些知识的人一种泛称。经过几代时间，这种人传习的学识积渐发展丰富，思想主张不免分化，就出现后来的那些学派。既然学派歧出，而后儒家之称遂以归之孔子一派了。因此，既可以分化出来的各学派说为“诸子百家”，亦可以列儒家为诸子之一家。^①

学术传习虽有口授，但主要总寄在文字图书而为古代社会上层所谓“王官”所掌握，此外一般人劳于治生，不暇问及。孔子所以在近二千数百年中国学术文化上有其特殊地位者，因为后世所诵习的古书皆远古祖先的事功学问著于典册，而经过孔子一道整理后所贻留下来者。后人重视这些书典，尊之曰“经”。治经遂为儒者之业。乃至一切读书人都算是儒。而其实孔子及其门弟子当时所兢兢讲求的学问，何曾在书册文章上。汉唐经学称盛，与孔门之学不为一事，干涉甚少。我故标明“儒者孔门

^① 《庄子·天下篇》叙说各学派之前，说出“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又论列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意义，显然不以儒为各学派之一，正是较古的看法。孔老相对，儒墨并称，皆是后来之事。

之学”严其区别，避免流俗浮泛观念。

孔门之学是一种什么学问？此从《论语》中孔子自道其为学经过进境的话可以见得出来。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要认明孔子毕生所致力的是什么学问，当从这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以下寻求去。然而所云“三十而立”，立个什么？却不晓得其实际之所指。向下循求：“四十而不惑”，虽在字面上不惑总是不迷误之意，却仍不晓其具体内容。“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果何谓乎？当然是说在其学问上更进一境，顾此进境究是如何，更令人猜不透。“六十而耳顺”，何谓耳顺？颇难索解。“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字面上较“耳顺”似乎易晓，但其境界更高，实际如何乃更非吾人所及知。试想：在孔子本人当其少壮时固亦不能预知自己六十、七十的造诣实况，外人又何由知之。乃后儒竟然对于如上一层一层进境随意加以测度，强为生解，实属荒唐。孔子训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末一知字即内心自觉之明，正是此学吃紧所在（详后）；这里麻糊不得，我们断然反对。

我们局外人虽然无从晓得孔子一生为学那一层一层的进境，却看得十分明白其学问不是外在事物知识之学，亦非某些哲学玄想，而是就在他自身生活中力争上游的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不妨称之为人生实践之学。假若许可我们再多说一点，那便

是其力争上游者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进于自觉，自主，自如也。

以上所见可自信其不诬者，盖从孔门弟子方面恰可得到有力佐证，申说如次——

从《论语》中看到孔子门下颜回是最邀老师称叹嘉赏的好学生。其称叹之词在《论语》中屡见不一，且记其死孔子痛悼之情。兹试摘取其可为此学明征者。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颜回所见赏于其师，独许为好学者，乃非有他长，只在“不迁怒，不贰过”两点上，诂不大可注意乎！何谓不迁怒？何谓不贰过？切莫轻率地像后儒那样去了解它。若看得简单，则孔门那许多贤才为何竟然无人能及得他？这两点看似不难懂得，我们应当承认还是不懂。但又看得十分明白：它不属科学知识，不是哲学玄想，而恰同孔子一样是在自身生活上勉力造达一种较高境界。其勉力方向仍是在自觉，自主，自如。

颜子优长处全于其自身生活上见之，非在其它方面有何专长如同门其它诸子者。再摘《论语》记载之又以资佐证：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欤！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此外则颜子勉力于学而自叹的话亦可资参考，录之于次：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通过前面叙列的那些事实，我们已经晓得颜子追随孔子全力以赴的不在其它学问，再看到他这番说话，虽远远不够懂得其内容实际，却更加明白、更加证实这是迥然不同其它学问的一种学问——人生至高无上的学问。

若不是内行人如颜子，那么，孔子生活真际如何，在一般人是不看出来的。孔子教人总是从孝悌忠信入手，既不说向高玄神妙处，而孔子本人亦绝无超妙神奇的行迹可见。其外面可见的，是谦谨和勤劳；只在必要时偶尔吐露十分自信的话和其生活上的通畅。例如：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孔门之学却未得因颜子而传于后，传之者其为曾子乎？孔子尝以“吾道一以贯之”语曾子，曾子应声曰“唯”，可见其是于此学夙有心得者。

今所见古籍，其能阐发此学者莫如《易经》中的《系辞传》及《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其作者均不甚可考。或谓《系辞传》为孔子作，《大学》为曾子作，《中庸》为子思作。殆不必然。自宋儒以来特别表彰《大学》、《中庸》。因之特指此学之传在曾子；由曾子而子思，由子思而孟子。其间事实关系虽不明确，而此学传递的重点要不外是。

人类生命从生物演进而来，已造乎通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境（见《人心与人生》第六章第五节）。孔门之学原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人心与人生》第五章）。盖人心要缘人身乃可得见，是必然的；但从人身上得有人心充分见出来，却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同前第五章）。尽性云者，尽其性所可能也。力争上游，使可能者成为现实之事，我故谓之人生实践之学（见前文）。一面说来极平常，另一面则阔大深微莫可测度。^①

然弥足重视和玩味者乃在为此学者之粗浅事验，有如昔人所云：

① 此如儒书下列之所云：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上略）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以上见《中庸》）

（上略）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见《孟子》）

学至气质变化方是有功。

不学便老而衰。

涵养到着落处，心便清明高远。

（以上皆宋儒大程子之言）

此所云着落处，指有受用说，盖学问不徒在知见上也。^①

此学要在力行实践，以故后儒王阳明揭举“知行合一”之说，不行不足以知。

于是就要问：力行什么？此不必问之于人，反躬自问此时此地我所当行者而行之，可已。请教旁人未尝不可，思量审决不仍在自心乎？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丧，并不教人听信他的主张，却告以“汝安则为之”，“君子不安故不为也”。孔门之学岂有他哉！唯在启发各人的自觉而已。从乎自觉，力争上游，还以增强其自觉之明，自强不息，展转前进，学问之道如是而已。^②

宗教总是教人信从他们的教诫，而孔子却教人认真地自觉地信自己而行事。孔子与宗教的分水岭在此。

一个人的自觉果如是其可信可恃乎？

人心通常总是向外照顾寻求如何有利于自身生活的，其行

① 按孟子早有“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的话。

② 附录《论语》孔子答语于此——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下略）。

事通常说为有意识。而意识(consciousness)之原义即自觉。二者似乎分不开。但有必要注意其分别：从其对外活动则曰意识；从其内蕴昭明非以对外者则曰自觉(请参阅《人心与人生》第六章第六节)。人的意识往往不足恃，不可信。其落于不足恃不可信之故有二：

一者，向外活动时，则内蕴之明不足。——“自觉与心静是分不开的。必有自觉于衷，斯可谓之心静，唯此心之静也，斯有自觉于衷焉。”(《人心与人生》第六章第六节原文)

二者，向外活动进退取舍之间决于利害得失的计较而非从乎无私的感情。——“具此无私的感情是人类之所以伟大；而人心之有自觉则为此无私的感情之所寄焉。”(同前，第六章第七节原文)

人有无私的感情存于天生的自觉中。此自觉在中国古人语言中，即所谓良知(见《孟子》)，亦或云独知(见《大学》、《中庸》)，亦或云本心(宋儒陆象山、杨慈湖)者是已。自觉能动性为人类的特征，表现出至高无上的主动精神。但人们却可怜地大抵生活在被动中：被牵引，被诱惑，被胁迫，被强制……如是种种皆身之为累而心不能超然物外也。自觉能动性是无时不有的，无奈人要活命先于一切，不免易失而难存。所以良知既是人人现有的，却又往往迷失而难见，不是现成的事情。孔门之学就是要此心常在常明，以至愈来愈明的那种学问功夫。

此心如何能常在常明以至愈来愈明呢？这必得反躬隐默地认取之，孔子说的“默而识之”正谓此。识得是根本，不失是功夫。这即是要自觉此自觉，庶几乎其相续不忘焉。然而大不易，大大不易！

《论语》上孔子亟称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其在《易·系辞》则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怒与过均所谓不善。不善是免不了，但一有不善立刻自己知道，知道了就如浮云之去而晴空无翳。其好学全在“未尝不知”的“知”上，即在自觉上。由于好学便常在自觉中，一有忽失，不远而复。此岂寻常人之所及耶？

《大学》、《中庸》两篇所以为此学极重要典籍者，即在其揭出慎独功夫，率直地以孔门学脉指示于人。独者人所不及知而自己独知之地也，即人心内蕴之自觉也。吾人一念之萌，他人何从得知，唯独自己清楚；且愈深入于寂静无扰，愈以明澈开朗。^①

《中庸》之说慎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不睹不闻状其寂虚，戒慎恐惧言其懔懔，总在觉识其自觉中不放逸。《大学》之说慎独则曰“诚其意者无自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隐微之间不忽不昧。

《论语》中不见慎独一词，然颜子曾子所为兢兢者应不外此功夫。《中庸》、《大学》为晚出之书，慎独应为后来提出之术语。其实《中庸》、《大学》原文均为“君子必慎其独”，其简化成“慎独”

^① 此如《孟子》书中所云之夜气、平旦之气者，俗语云半夜里扪心自问者，可以见之。